

也深知它词底暗含的褒贬、联想、双关、语气等等潜在意义。我们选择使用某个词时，是有意识的，我们会用它来构成我们语言风格的一部分。而在第二语言里，我们了解了词面的意义，但经常会对词底的那些丰富的微妙的联想意义失去判断，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能构成一个统一的语言风格。我要找一个传神的说法，在英文中就要多花比中文多三五倍的力气，就像你的脑子老是在寻找你的舌头，这个过程很长，但一旦找到，妙不可言！

第二个挑战依旧与语言有关，但又跳出了语言的范畴。那就是如何用英文表述一个非英语文化习俗的概念。再者就是如何在详述和略述中间作出决定。一些对中文读者很熟悉的事件，对英文读者是陌生的。这样就面临着一个选择：到底用不用注解。我最后决定完全避免使用注解，因为我觉得使用注解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流畅感和连贯性。于是我就要把对背景知识的解释，化成文学叙述的一部分，编织在故事中。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，因为有可能出现一些略显臃肿的英文长句子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有人评价说张翎的小说已经没有了乡愁，其实你的创作还是有很多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子，比如《邮购新娘》这样的小说，你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乡愁的作家吗？

张翎：乡愁是阻隔造成的。在通信和交通落后或者存在着人为隔绝的状况下，乡愁是自然而然的产物。假如当年海峡两岸可以自由通行，余光中就可能写不出《乡愁》这样的名诗。在通信交通如此便捷



的今天，我可以一年里回国好几趟，再拿“乡愁”说事儿，就有些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的意思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冯小刚根据你的小说《余震》改编了电影《唐山

大地震》剧照。

大地震》，因而使你的小说为更多的读者所关注到，这篇小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张翎：这部电影感动了很多。但从作家的角度来说，我不认为《余